

偉人
藏書



偉人藏書



啓功題籤



華夏藏書大系

偉人藏書

第貳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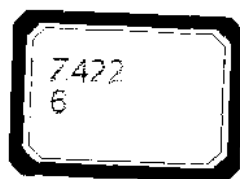
伟人藏书/聂明主编—北京：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，2001. 4

(华夏藏书系列)

ISBN7-81056-521-4

I. 伟… II. 聂… III. 古籍—汇编—中国 IV. Z4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11505 号



书 名 伟人藏书

主 编 聂 明

责任编辑 张 山

出 版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

(地址：北京中关村南大街 电话：68472815 68932218)

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通州区华龙印刷厂印刷

开 本 850 × 1168 (毫米) 1/16

印 张 240 印张

字 数 3400 千字

印 数 1000 册

版 次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7-81056-521-4/Z·7

定 价 1660.00 元 (全六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华夏藏书

目 录

第五部 伟人藏书

第二卷

三国演义	(一)
百战奇略	(六〇七)

三國演義

元·羅貫中

第一回

宴桃園豪杰三結義 斬黃巾英雄首立功

話說天下大勢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周末七國分爭，并入于秦；及秦滅之後，楚、漢分爭，又并入于漢；漢朝自高祖斬白蛇而起義，一統天下，後來光武中兴，傳至獻帝，遂分為三國。推其致亂之由，殆始于桓、靈二帝。桓帝禁錮善類，崇信宦官。及桓帝崩，靈帝即位，大將軍竇武、太傅陳蕃，共相輔佐。時有宦官曹節等弄權，竇武、陳蕃謀誅之，機事不密，反為所害，中涓自此愈橫。

建寧二年四月望日，帝御溫德殿。方升座，殿角狂風驟起，只見一條大青蛇，從梁上飛將下來，蟠于椅上。帝惊倒，左右急救入宮，百官俱奔避。須臾，蛇不見了；忽然大雷大雨，加以冰雹，落到半夜方止，坏却房屋無數。建寧四年二月，洛陽地震；又海水泛溢，沿海居民，尽被大浪卷入海中。光和元年，雌雞化雄。六月朔，黑气十余丈，飞入溫德殿中。秋七月，有虹现于玉堂，五原山岸尽皆崩裂。种种不祥，非止一端。帝

下詔問群臣以災異之由。議郎蔡邕上疏，以為蜺墮、雞化，乃婦寺干政之所致，言頗切直。帝覽奏嘆息，因起更衣。曹节在后窃視，悉宣告左右，遂以他事陷邕于罪，放归田里。后张让、赵忠、封譖、段珪、曹节、侯览、蹇硕、程旷、夏惲、郭胜十人朋比为奸，号为「十常侍」。帝尊信张让，呼为「阿父」。朝政日非，以致天下人心思乱，盗贼蜂起。

时巨鹿郡有兄弟三人：一名张角，一名张宝，一名张梁。那张角本是个不第秀才，因入山采药，遇一老人，碧眼童颜，手执藜杖，唤角至一洞中，以天书三卷授之，曰：「此名《太平要术》。汝得之，当代天宣化，普救世人。若萌异心，必获恶报。」角拜问姓名。老人曰：「吾乃南华老仙也。」言讫，化阵清风而去。角得此书，晓夜攻习，能呼风唤雨，号为「太平道人」。

中平元年正月内，疫气流行，张角散施符水，为人治病，自称「大贤良师」。角有徒弟五百余人，云游四方，皆能书符念咒。次后徒众日多，角乃立三十六方，大方万余人，小方六七千，各立渠帅，称为将军，讹言：「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；岁在甲子，天下大吉。」令人各以白土书「甲子」二字于家中大门上。青、幽、徐、冀、荆、扬、兖、豫八州之人，家家侍奉大贤良师张角名字。角遣其党马元义，暗赍金帛，结交中涓封譖，以为内应。角与二角商议曰：「至难得者，民心也。今民心已顺，若不乘

势取天下，诚为可惜。」遂一面私造黄旗，约期举事；一面使弟子唐周，驰书报封譖。唐周乃径赴省中告变。帝召大将军何进调兵擒马元义，斩之；次收封譖等一千人下狱。张角闻知事露，星夜举兵，自称「天公将军」，张宝称「地公将军」，张梁称「人公将军」，申言于众曰：「今汉运将终，大圣人出。汝等皆宜顺天从正，以乐太平。」四方百姓，裹黄巾从张角反者四五十万。贼势浩大，官军望风而靡。何进奏帝火速降诏，令各处备御，讨贼立功；一面遣中郎将卢植、皇甫嵩、朱儁，各引精兵，分三路讨之。

且说张角一军，前犯幽州界分；幽州太守刘焉，乃江夏竟陵人氏，汉鲁恭王之后也。当时闻得贼兵将至，召校尉邹靖计议。靖曰：「贼兵众，我兵寡，明公宜作速招军应敌。」刘焉然其说，随即出榜招募义兵。

榜文行到涿县，引出涿县中一个英雄。那人不甚好读书，性宽和，寡言语，喜怒不形于色。素有大志，专好结交天下豪杰。生得身长七尺五寸，两耳垂肩，双手过膝，目能自顾其耳，面如冠玉，唇若涂脂。——中山靖王刘胜之后，汉景帝阁下玄孙——姓刘，名备，字玄德。昔刘胜之子刘贞，汉武帝时封涿鹿亭侯，后坐酎金失侯，因此遗这一枝在涿县。玄德祖刘雄，父刘弘。弘曾举孝廉，亦尝作吏，早丧。玄德幼孤，事母至孝；

家贫，贩屨织席为业。家住本县楼桑村。其家之东南，有一大桑树，高五丈余，遥望之，童童如车盖。相者云：「此家必出贵人。」玄德幼时，与乡中小儿戏于树下，曰：「我为天子，当乘此车盖。」叔父刘元起奇其言，曰：「此儿非常人也！」因见玄德家贫，常资给之。年十五岁，母使游学，尝师事郑玄、卢植，与公孙瓒等为友，及刘焉发榜招军时，玄德年已二十八岁矣。

当日见了榜文，慨然长叹。随后一人厉声言曰：「大丈夫不与国家出力，何故长叹？」玄德回视其人：身长八尺，豹头环眼，燕颌虎须，声若巨雷，势如奔马。玄德见他形貌异常，问其姓名。其人曰：「某姓张，名飞，字翼德。世居涿郡，颇有庄田，卖酒屠猪，专好结交天下豪杰。恰才见公看榜而叹，故此相问。」玄德曰：「我本汉室宗亲，姓刘，名备。今闻黄巾倡乱，有志欲破贼安民，恨力不能，故长叹耳。」飞曰：「吾颇有资财，当招募乡勇，与公同举大事，如何？」玄德甚喜，遂与同入村店中饮酒。

正饮间，见一大汉，推着一辆车子，到店门首歇了。入店坐下，便唤酒保：「快斟酒来吃，我待赶入城去投军。」玄德看其人：身长九尺，髯长二尺，面如重枣，唇若涂脂，丹凤眼，卧蚕眉——相貌堂堂，威风凛凛。玄德就邀他同坐，叩其姓名。其人曰：「吾姓关，名羽，字长生，后改云长，河东解良人也。因

本处势豪倚势凌人，被吾杀了，逃难江湖，五六年矣。今闻此处招军破贼，特来应募。」玄德遂以己志告之。云长大喜。同到张飞庄上，共议大事。

飞曰：「吾庄后有一桃园，花开正盛。明日当于园中祭告天地，我三人结为兄弟，协力同心，然后可图大事。」玄德、云长齐声应曰：「如此甚好。」

次日，于桃园中备下乌牛白马祭礼等项，三人焚香再拜而说誓曰：「念刘备、关羽、张飞，虽然异姓，既结为兄弟，则同心协力，救困扶危，上报国家，下安黎庶。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，皇天后土，实鉴此心，背义忘恩，天人共戮！」誓毕，拜玄德为兄，关羽次之，张飞为弟。祭罢天地，复宰牛设酒，聚乡中勇士，得三百余人，就桃园中痛饮一醉。

来日，收拾军器，但恨无马匹可乘。正思虑间，人报有两个客人，引一伙伴当，赶一群马，投庄上来。玄德曰：「此天佑我也！」三人出庄迎接。原来二客乃中山大商，一名张世平，一名苏双，每年往北贩马，近因寇发而回。玄德请二人到庄，置酒管待，诉说欲讨贼安民之意。二客大喜，愿将良马五十匹相送，又赠金银五百两，镔铁一千斤，以资器用。玄德谢别二客，便命良匠打造双股剑。云长造青龙偃月刀，又名「冷艳锯」，重八十二斤。张飞造丈八点钢矛，各置全身铠甲。共聚

乡勇五百余人，来见邹靖。邹靖引见太守刘焉。三人参见毕，各通姓名。玄德说起宗派，刘焉大喜，遂认玄德为侄。

不数日，人报黄巾贼将程远志统兵五万来犯涿郡。刘焉令邹靖引玄德等三人，统兵五百，前去破敌。玄德等欣然领军前进，直至大兴山下，与贼相见。贼众皆披发，以黄巾抹额。当下两军相对，玄德出马，左有云长，右有翼德，扬鞭大骂：

『反国逆贼，何不早降！』程远志大怒，遣副将邓茂出战。张飞挺丈八蛇矛直出，手起处，刺中邓茂心窝，翻身落马。程远志见折了邓茂，拍马舞刀，直取张飞，云长舞动大刀，纵马飞迎。程远志见了，早吃一惊，措手不及，被云长刀起处挥为两段。后人有诗赞二人曰：

英雄露颖在今朝，一试矛兮一试刀。

初出便将威力展，三分好把姓名标。

众贼见程远志被斩，皆倒戈而走。玄德挥军追赶，投降者不计其数，大胜而回。刘焉亲自迎接，赏劳军士。

次日，接得青州太守龚景牒文，言黄巾贼围城将陷，乞赐救援。刘焉与玄德商议。玄德曰：『备愿往救之。』刘焉令邹靖将兵五千，同玄德、关、张投青州来。贼众见救军至，分兵混战。玄德兵寡不胜，退三十里下寨。玄德谓关、张曰：『贼众我寡，必出奇兵方可取胜。』乃分关公引一千军伏山左，张飞引

一千军伏山右，鸣金为号，齐出接应。次日，玄德与邹靖引军鼓噪而进。贼众迎战，玄德引军便退，贼众乘势追赶。方过山岭，玄德军中一齐鸣金，左右两军齐出，玄德麾军回身复杀：三路夹攻，贼众大溃，直赶至青州城下。太守龚景亦率民兵出城助战。贼势大败，剿戮极多，遂解青州之围。后人有诗赞玄德曰：

运筹决算有神功，二虎还须逊一龙。

初出便能垂伟绩，自应分鼎在孤穷。

龚景犒军毕，邹靖欲回。玄德曰：『近闻中郎将卢植与贼首张角战于广宗。备昔曾师事卢植，欲往助之。』于是邹靖引军自回，玄德与关、张引本部五百人投广宗来。至卢植军中，入帐施礼，具道来意。卢植大喜，留在帐前听调。

时张角贼众十五万，植兵五万，相拒于广宗，未见胜负。植谓玄德曰：『我今围贼在此，贼弟张梁、张宝在颍川，与皇甫嵩、朱儁对垒。汝可引本部人马，我更助汝一千官军，前去颍川打探消息，约期剿捕。』玄德领命，引军星夜投颍川来。时皇甫嵩、朱儁领军拒贼，贼战不利，退入长社，依草结营。嵩与儁计曰：『贼依草结营，当用火攻之。』遂令军士每人束草一把，暗地埋伏。其夜大风忽起，二更以后，一齐纵火，嵩与儁各引兵攻击贼寨。火焰张天，贼众惊慌，马不及鞍，人不及甲，四散

奔走。

杀到天明，张梁、张宝引败残军士夺路而走。忽见一彪军马，尽打红旗，当头来到，截住去路；为首闪出一将，身长七尺，细眼长髯，官拜骑都尉，沛国谯郡人也，姓曹，名操，字孟德。操父曹嵩，本姓夏侯氏，因为中常侍曹腾之养子，故冒姓曹。曹嵩生操，小字阿瞞，一名吉利。操幼时，好游猎，喜歌舞，有权谋，多机变。操有叔父，见操游荡无度，尝怒之，言于曹嵩。嵩责操。操忽心生一计：见叔父来，诈倒于地，作中风之状。叔父惊告嵩；嵩急视之，操故无恙。嵩曰：「叔言汝中风，今已愈乎？」操曰：「儿自来无此病；因失爱于叔父，故见罔耳。」嵩信其言。后叔父但言操过，嵩并不听。因此，操得恣意放荡。时人有桥玄者，谓操曰：「天下将乱，非命世之才不能济，能安之者，其在君乎？」南阳何颍见操，言：「汉室将亡，安天下者必此人也。」汝南许劭，有知人之名。操往见之，问曰：「我何如人？」邵不答，又问，劭曰：「子治世之能臣，乱世之奸雄也。」操闻言大喜。年二十，举孝廉，为郎，除洛阳北部尉。初到任，即设五色棒十余条于县之四门，有犯禁者，不避豪贵，皆责之。中常侍蹇硕之叔，提刀夜行，操巡夜拿住，就棒责之。由是，内外莫敢犯者，威名颇震。后为顿丘令。因黄巾起，拜为骑都尉，引马步军五千，前来颍川助战。正值张梁、张

宝败走，曹操拦住，大杀一阵，斩首万余级，夺得旗幡、金鼓、马匹极多。张梁、张宝死战得脱。操见过皇甫嵩、朱儁，随即引兵追袭张梁、张宝去了。

却说玄德引关、张来颍川，听得喊杀之声，又望见火光冲天，急引兵来时，贼已败散。玄德见皇甫嵩、朱儁，具道卢植之意。嵩曰：「张梁、张宝势穷力乏，必投广宗去依张角，玄德可即星夜往助。」玄德领命，遂引兵复回。

到得半路，只见一簇军马，护送一辆槛车；车中之囚，乃卢植也。玄德大惊，滚鞍下马，问其缘故。植曰：「我围张角，将次可破，因角用妖术，未能即胜。朝廷差黄门左丰前来体探，问我索取贿赂。我答曰：「军粮尚缺，安有余钱奉承天使？」左丰挟恨，回奏朝廷，说我高坐不战，惰慢军心；因此朝廷震怒，遣中郎将董卓来代将我兵，取我回京问罪。」张飞听罢大怒，要斩护送军人，以救卢植。玄德急止之曰：「朝廷自有公论，汝岂可造次？」军士簇拥卢植去了。

关公曰：「卢中郎已被逮，别人领兵，我等去无所依，不如且回涿郡。」玄德从其言，遂引军北行。行无二日，忽闻山后喊声大震。玄德引关、张纵马上高冈望之，见汉军大败，后面漫山塞野，黄巾盖地而来，旗上大书「天公将军」。玄德曰：「此张角也！可速战。」三人飞马引军而出。张角正杀败董卓，乘

勢赶来，忽遇三人冲杀，角军大乱，败走五十余里。三人救了董卓回寨。卓问三人现居何职。玄德曰：「白身。」卓甚轻之，不为礼。玄德出，张飞大怒曰：「我等亲赴血战，救了这厮，他却如此无礼！若不杀之，难消我气！」便要提刀入帐来杀董卓。正是：

人情势利古犹今，谁识英雄是白身？
安得快人如翼德，尽诛世上负心人！
毕竟董卓性命如何，且听下文分解。

第二回

张翼德怒鞭督邮 何国舅谋诛宦竖

且说董卓字仲颖，陇西临洮人也，官拜河东太守，自来骄傲。当日怠慢了玄德，张飞性发，便欲杀之。玄德与关公急止之曰：「他是朝廷命官，岂可擅杀？」飞曰：「若不杀这厮，反要在他部下听令，其实不甘！二兄要便住在此，我自投别处去也！」玄德曰：「我三人义同生死，岂可相离？不若都投别处去便了。」飞曰：「若如此，稍解吾恨。」于是三人连夜引军来投

朱儒。儒待之甚厚，合兵一处，进讨张宝。

是时曹操自跟皇甫嵩讨张梁，大战于曲阳。这里朱儒进攻张宝，张宝引贼众八九万屯于山后。儒令玄德为其先锋，与贼对敌。张宝遣副将高升出马搦战，玄德使张飞击之。飞纵马挺矛，与升交战，不数合，刺升落马。玄德麾军直冲过去。张宝就马上披发仗剑，作起妖法，只见风雷大作，一股黑气从天而降，黑气中似有无限人马杀来。玄德连忙回军，军中大乱；败阵而归，与朱儒计议。儒曰：「彼用妖术；我来日可宰猪羊狗血，令军士伏于山头，候贼赶来，从高坡上泼之，其法可解。」玄德听令，拨关公、张飞各引军一千，伏于山后高冈之上，盛猪羊狗血并秽物准备。

次日，张宝摇旗擂鼓，引军搦战，玄德出迎。交锋之际，张宝作法，风雷大作，飞砂走石，黑气漫天，滚滚人马，自天而下。玄德拨马便走，张宝驱兵赶来。将过山头，关、张伏军放起号炮，秽物齐泼。但见空中纸人草马纷纷坠地，风雷顿息，砂石不飞。张宝见解了法，急欲退军。左关公、右张飞，两军都出，背后玄德、朱儒一齐赶上，贼兵大败。玄德望见「地公将军」旗号，飞马赶来，张宝落荒而走。玄德发箭，中其左臂。张宝带箭逃脱，走入阳城，坚守不出。

朱儒引兵围住阳城攻打，一面差人打探皇甫嵩消息。探

子回报，具说：『皇甫嵩大获胜捷。朝廷以董卓屡败，命嵩代之。嵩到时，张角已死；张梁统其众，与我军相拒，被皇甫嵩连胜七阵，斩张梁于曲阳。发张角之棺，戮尸枭首，送往京师。余众俱降。朝廷加皇甫嵩为车骑将军，领冀州牧。皇甫嵩又表奏卢植有功无罪，朝廷复卢植原官。曹操亦以有功，除济南相，即日将班师赴任。』朱儁听说，催促军马，悉力攻打阳城。贼势危急，贼将严政刺杀张宝，献首投降。朱儁遂平数郡，上表献捷。

时又黄巾余党三人——赵弘、韩忠、孙仲，聚众数万，望风烧劫，称与张角报仇。朝廷命朱儁即以得胜之师讨之。儁奉诏，率军前进。时贼据宛城，儁引兵攻之，赵弘遣韩忠出战。儁遣玄德、关、张攻城西南角。韩忠尽率精锐之众，来西南角抵敌。朱儁自纵铁骑二千，径取东北角。贼恐失城，急弃西南而回。玄德从背后掩杀，贼众大败，奔入宛城。朱儁分兵四面围定，城中断粮，韩忠使人出城投降。儁不许。玄德曰：『昔高祖之得天下，盖为能招降纳顺；公何拒韩忠耶？』儁曰：『彼一时，此一时也。昔秦、项之际，天下大乱，民无定主，故招降赏附，以劝来耳。今海内一统，惟黄巾造反；若容其降，无以劝善。使贼得利恣意劫掠，失利便投降；此长寇之志，非良策也。』玄德曰：『不容寇降是矣。』——今四面围如铁桶，贼乞

降不得，必然死战。万人一心，尚不可当，况城中数万死命之人乎？不若撤去东、南，独攻西、北。贼必弃城而走，无心恋战，可即擒也。』儁然之，随撤东、南二面军马，一齐攻打西、北。韩忠果引军弃城而奔。儁与玄德、关、张率三军掩杀，射死韩忠，余皆四散奔走。正追赶间，赵弘、孙仲引贼众到，与儁交战。儁见弘势大，引军暂退。弘乘势复夺宛城。

儁离十里下寨，方欲攻打，忽见正东一彪人马到来。为首一将，生得广额阔面，虎体熊腰；吴郡富春人也，姓孙，名坚，字文台，乃孙武子之后。年十七岁时，与父至钱塘，见海贼十余入劫取商人财物，于岸上分赃。坚谓父曰：『此贼可擒也。』遂奋力提刀上岸，扬声大叫，东西指挥，如唤人状。贼以为官兵至，尽弃财物奔走。坚赶上，杀一贼。由是郡县知名，荐为校尉。后会稽妖贼许昌造反，自称『阳明皇帝』，聚众数万；坚与郡司马招募勇士千余人，会合州郡破之，斩许昌并其子许韶。刺史臧旻上表奏其功，除坚为盐渚丞，又除盱眙丞、下邳丞。今见黄巾寇起，聚集乡中少年及诸商旅，并淮、泗精兵一千五百余人，前来接应。朱儁大喜，便令坚攻打南门，玄德打北门，朱儁打西门，留东门与贼走。孙坚首先登城，斩贼二十余人，贼众奔溃。赵弘飞马突槊，直取孙坚。坚从城上飞身夺弘槊，刺弘下马，却骑弘马飞身往来杀贼。孙仲引贼突出北

门，正迎玄德，无心恋战，只待奔逃。玄德张弓一箭，正中孙仲，翻身落马。朱儁大军随后掩杀，斩首数万级，降者不可胜计。南阳一路，十数郡皆平。儁班师回京，诏封为车骑将军，河南尹。儁表奏孙坚、刘备等功。坚有人情，除别郡司马，上任去了；惟玄德听候日久，不得除授。三人郁郁不乐，上街闲行，正值郎中张钧车到。玄德见之，自陈功绩。钧大惊，随入朝见帝，曰：「昔黄巾造反，其原皆由十常侍卖官鬻爵，非亲不用，非仇不诛，以致天下大乱。今宜斩十常侍，悬首南郊，遣使者布告天下，有功者重加赏赐，则四海自清平也。」十常侍奏帝曰：「张钧欺主。」帝令武士逐出张钧。十常侍共议：「此必破黄巾有功者不得除授，故生怨言。权且教省家銓注微名，待后却再理会未晚。」因此玄德除授定州中山府安喜县尉，克日起任。玄德将兵散回乡里，止带亲随二十余人，与关、张来安喜县中到任。署县事一月，与民秋毫无犯，民皆感化。到任之后，与关、张食则同桌，寝则同床；如玄德在稠人广坐，关、张侍立，终日不倦。

到县未及四月，朝廷降诏，凡有军功为长吏者当沙汰。玄德疑在遣中。适督邮行部至县，玄德出郭迎接，见督邮施礼。督邮坐于马上，惟微以鞭指回答。关、张二公俱怒。及到馆驿，督南面高坐，玄德侍立阶下。良久，督邮问曰：「刘县尉是

何出身？」玄德曰：「备乃中山靖王之后。自涿郡剿戮黄巾，大小三十余战，颇有微功，因得除今职。」督邮大喝曰：「汝诈称皇亲，虚报功绩！目今朝廷降诏，正要沙汰这等滥官污吏！」玄德喏喏连声而退；归到县中，与县吏商议。吏曰：「督邮作威，无非要贿赂耳。」玄德曰：「我与民秋毫无犯，那得财物与他？」次日，督邮先提县吏去，勒令指称县尉害民，玄德几番自往求免，俱被门役阻住，不肯放参。

却说张飞饮了数杯闷酒，乘马从馆驿前过，见五六十个老人，皆在门前痛哭。飞问其故。众老人答曰：「督邮逼勒县吏，欲害刘公。我等皆来苦告，不得放入，反遭把门人赶打。」张飞大怒，睁圆环眼，咬碎钢牙，滚鞍下马，径入馆驿，把门人那里阻挡得住，直奔后堂，见督邮正坐厅上，将县吏绑倒在地。飞大喝：「害民贼！认得我么？」督邮未及开言，早被张飞揪住头发，扯出馆驿，直到县前马桩上缚住；攀下柳条，去督邮两腿上着力鞭打，一连打折柳条十数枝。玄德正纳闷间，听得县前喧闹，问左右，答曰：「张将军绑一人在县前痛打。」玄德忙去观之，见绑缚者乃督邮也。玄德惊问其故。飞曰：「此等害民贼，不打死等甚！」督邮告曰：「玄德公救我性命！」玄德终是仁慈的人，急喝张飞住手。旁边转过关公来，曰：「兄长建许多大功，仅得县尉，今反被督邮侮辱。吾思荆棘丛中，非

栖鸾凤之所；不如杀督邮，弃官归乡，别图远大之计。」玄德乃取印绶，挂于督邮之颈，责之曰：「据汝害民，本当杀却；今姑饶汝命。吾缴还印绶，从此去矣。」督邮归告定州太守。太守申文省府，差人捕捉。玄德、关、张三人往代州投刘恢。恢见玄德乃汉室宗亲，留置在家不题。

却说十常侍既握重权，互相商议，但有不从己者诛之。赵忠、张让差人问破黄巾将士索金帛，不从者奏罢职。皇甫嵩、朱儁皆不肯与，赵忠等俱奏罢其官。帝又封赵忠等为车骑将军，张让等十三人皆封列侯。朝政愈坏，人民嗟怨。于是长沙贼区星作乱，渔阳张举、张纯反，举称天子，纯称大将军。表章雪片告急，十常侍皆藏匿不奏。

一日，帝在后园与十常侍饮食，谏议大夫刘陶径到帝前大恸。帝问其故。陶曰：「天下危在旦夕，陛下尚自与阉宦共饮耶？」帝曰：「国家承平，有何危急？」陶曰：「四方盗贼并起，侵掠州郡。其祸皆由十常侍卖官害民，欺君罔上。朝廷正人皆去，祸在目前矣！」十常侍皆免冠跪伏于帝前曰：「大臣不相容，臣等不能活矣！愿乞性命归田里，尽将家产以助军资。」言罢痛哭。帝怒谓陶曰：「汝家亦有近侍之人，何独不容朕耶？」呼武士推出斩之。刘陶大呼：「臣死不惜！可怜汉室天下四百余年，到此一旦休矣！」武士拥陶出，方欲行刑，一大臣

喝住曰：「勿得下手！待我谏去。」众视之，乃司徒陈耽，径入宫中来谏帝曰：「刘谏议得何罪而受诛？」帝曰：「毁谤近臣，冒渎朕躬。」耽曰：「天下人民，欲食十常侍之肉；陛下敬之如父母，身无寸功，皆封列侯。况封爵等结连黄巾，欲为内乱。陛下今不自省，社稷立见崩摧矣！」帝曰：「封爵作乱，其事不明。十常侍中，岂无一二忠臣？」陈耽以头撞阶而谏。帝怒，命牵出，与刘陶皆下狱。是夜，十常侍即于狱中谋杀之；假帝诏以孙坚为长沙太守，讨区星。

不五十日，报捷，江夏平。诏封坚为乌程侯。封刘虞为幽州牧，领兵往渔阳征张举、张纯。代州刘恢以书荐玄德见虞。虞大喜，令玄德为都尉，引兵直抵贼巢。与贼大战数日，挫动锐气。张纯专一凶暴，士卒心变。帐下头目刺杀张纯，将头纳献，率众来降。张举见势败，亦自缢死。渔阳尽平。刘虞表奏刘备大功，朝廷赦免鞭督邮之罪，除下密丞，迁高堂尉。公孙瓒又表陈玄德前功，荐为别部司马，守平原县令。玄德在平原，颇有钱粮军马，重整旧日气象。刘虞平寇有功，封太尉。

中平六年夏四月，灵帝病笃，召大将军何进入宫，商议后事。那何进起身屠家，因妹入宫为贵人，生皇子辩，遂立为皇后，进由是得权重任。帝又宠幸王美人，生皇子协。何后嫉妒，鸩杀王美人。皇子协养于董太子宫中。董太后乃灵帝之

母，解渙亭侯劉表之妻也。初因桓帝無子，迎立解渙亭侯之子，是為靈帝。靈帝入繼大統，遂迎養母氏于宮中，尊為太后。

董太后嘗勸帝立皇子協為太子，帝亦偏愛協，欲立之。

當時病篤，中常侍蹇碩奏曰：「若欲立協，必先誅何進，以絕后患。」帝然其說，因宣進入宮。進至宮門，司馬潘隱謂進曰：

「不可入宮。蹇碩欲謀殺公。」進大驚，急歸私宅，召諸大臣，欲盡誅宦官。座上一人挺身出曰：「宦官之勢，起自沖、質之時，朝廷滋蔓極廣，安能盡誅？倘機不密，必有滅族之禍。請細詳之。」進視之，乃典军校尉曹操也。進叱曰：「汝小輩安知朝廷大事！」正躊躇間，潘隱至，言：「帝已崩。今蹇碩與十常侍商議，秘不發表，矯詔宣何國舅入宮，欲絕后患，冊立皇子協為帝。」說未了，使命至，宣進速入，以定后事。操曰：「今日之計，先宜正君位，然後圖賊。」進曰：「誰敢與吾正君討賊？」一人挺身出曰：「愿借精兵五千，斬關入內，冊立新君，盡誅閹豎，掃清朝廷，以安天下！」進視之，乃司徒袁逢之子，袁隗之侄，名紹，字本初，現為司隸校尉。何進大喜，遂點御林軍五千。紹全身披挂。何進引何顓、荀攸、鄭泰等大臣三十余員，相繼而入，就靈帝柩前扶立太子，即皇帝位。

百官呼拜已畢，袁紹入宮收蹇碩。碩慌走入御園花陰下，為中常侍郭勝所殺。碩所領禁軍盡皆投順。紹謂何進曰：

「中官結黨，今日可乘勢盡誅之。」張讓等知事急，慌入告何后曰：「始初設謀陷害大將軍者，止蹇碩一人，并不干臣等事。今大將軍听袁紹之言，欲盡誅臣等，乞娘娘怜悯！」何太后曰：「汝等勿忧，我當保汝。」傳旨宣何進入。太后密謂曰：「我与汝出身寒微，非張讓等焉能享此富貴？今蹇碩不仁，既已伏誅，汝何听信人言，欲盡誅宦官耶？」何进听罢，出谓众官曰：「蹇碩设谋害我，可族灭其家，其余不必妄加残害。」袁绍曰：「若不斩草除根，必为丧身之本。」进曰：「吾意已决，汝勿多言。」众官皆退。

次日，太后命何进参录尚书事，其余皆封官职。董太后宣张让等人入宫商议曰：「何进之妹，始初我抬举他。今日他孩儿即皇帝位，内外臣僚皆其心腹。威权太重，我将如何？」让奏曰：「娘娘可临朝，垂帘听政；封皇子协为王；加国舅董重大官，掌握军权；重用臣等；大事可图矣。」董太后大喜，次日设朝，董太后降旨，封皇子协为陈留王，董重为骠骑将军，张让等共预朝政。

何太后见董太后专权，于宫中设一宴，请董太后赴席。酒至半酣，何太后起身捧再拜曰：「我等皆妇人也，参预朝政非其所宜。昔吕后因握重权，宗族千口皆被戮。今我等宜深居九重，朝廷大事任大臣元老自行商议，此国家之幸也，愿垂听

焉。『董后大怒曰：『汝鸩死王美人，设心嫉妒。今倚汝子为君，与汝兄何进之势，辄敢乱言！吾敕骠骑断兄首，如反掌耳！』何后亦怒曰：『吾以好言相劝，何反怒耶？』董后曰：『汝家屠沽小辈，有何见识！』两宫互相争竞，张让等各劝归宫。

何后连夜召何进入宫，告以前事。何进出，召三公共议。来早设朝，使廷臣奏董太后原系藩妃，不宜久居宫中，合仍迁于河间安置，限日下即出国门。一面遣人起送董后，一面点禁军围骠骑将军董重府宅，追索印绶。董重知事急，自刎于后堂。家人举哀，军士方散。张让、段珪见董后一枝已废，遂皆以金珠玩好结构何进弟何苗并其母舞阳君，令早晚入何太后处善言遮蔽，因此，十常侍又得近幸。

六月，何进暗使人鸩杀董后于河间驿庭，举柩回京，葬于文陵。进托病不出。司隶校尉袁绍入见进曰：『张让、段珪等流言于外，言公鸩杀董后，欲谋大事。乘此时不诛阉宦，后必为大祸。昔窦武欲诛内竖，机谋不密，后受其殃。今公兄弟部曲将吏皆英俊之士，若使尽力，事在掌握。此天赞之时，不可失也。』进曰：『且容商议。』左右密报张让。让等转告何苗，又多送贿赂。苗入奏何后云：『大将军辅佐新君，不行仁慈，专务杀伐。今无端又欲杀十常侍，此取乱之道也。』后纳其言。

少顷，何进入白后，欲诛中涓。何后曰：『中官统领禁省，汉家故事。先帝新弃天下，尔欲诛杀旧臣，非重宗庙也。』进本是没决断之人，听太后言，唯唯而出。袁绍迎问曰：『大事若何？』进曰：『太后不允，如之奈何？』绍曰：『可召四方英雄之士，勒兵来京，尽诛阉竖。此时事急，不容太后不从。』进曰：『此计大妙！』便发檄至各镇，召赴京师。主簿陈琳曰：『不可！俗云：『掩目而捕燕雀』，是自欺也。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，况国家大事乎？今将军仗皇威，掌兵要，龙骧虎步，高下在心；若欲诛宦官，如鼓洪炉燎毛发耳。但当速发雷霆，行权立断，则天人顺之。却反外檄大臣临犯京阙。——英雄聚会，各怀一心，所谓倒持干戈，授人以柄；功必不成，反生乱矣。』何进笑曰：『此懦夫之见也！』傍边一人鼓掌大笑曰：『此事易如反掌，何必多议！』视之，乃曹操也。正是：

欲除君侧宵人乱，须听朝中智士谋。
不知曹操说出甚话来，且听下文分解。

第三回

议温明董卓叱丁原 馈金珠李肃说吕布

且说曹操当日对何进曰：「宦官之祸，古今皆有；但世主不当假之权宠，使至于此。若欲治罪，当除元恶，但付一狱吏足矣，何必纷纷召外兵乎？欲尽诛之，事必宜露。吾料其必败也。」何进怒曰：「孟德亦怀私意耶？」操退曰：「乱天下者，必进也。」进乃暗差使命，赍密诏星夜往各镇去。

却说前将军、螯乡侯、西凉刺史董卓，先为破黄巾无功，朝议将治其罪，因贿赂十常侍幸免；后又结托朝贵，遂任显官，统西州大军，二十万常有不臣之心。是时得诏大喜，点起军马，陆续便行，使其婿中将军董卓守住陕西，自己却带李傕、郭汜、张济、樊稠等提兵望洛阳进发。卓婿谋士李儒曰：「今虽奉诏，中间多有暗昧。何不差人上表，名正言顺，大事可图。」卓大喜，遂上表。其略曰：

窃闻天下所以乱逆不止者，皆由黄门常侍张让等侮慢天常之故。臣闻扬汤止沸，不如去薪；溃痈虽痛，胜于养毒。臣

敢鸣钟鼓入洛阳，请除让等。社稷幸甚！天下幸甚！

何进得表，出示大臣。侍御史郑泰谏曰：「董卓乃豺狼也，引入京城，必食人矣。」进曰：「汝多疑，不足谋大事。」卢植亦谏曰：「植素知董卓为人，面善心狠；一人禁庭，必生祸患。不如止之勿来，免致生乱。」进不听，郑泰、卢植皆弃官而去。朝廷大臣去者大半。进使人迎董卓于涪池，卓按兵不动。

张让等知外兵到，共议曰：「此何进之谋也。我等不先下手，皆灭族矣。」乃先伏刀斧手五十人于长乐宫嘉德门内，人告何太后曰：「今大将军矫诏召外兵至京师，欲灭臣等，望娘娘垂怜赐救。」太后曰：「汝等可诣大将军府谢罪。」让曰：「若到相府，骨肉重粉矣。望娘娘宣大将军入宫谕止之。如其不从，臣等只就娘娘前请死。」太后乃降诏宣进。进得诏便行。主簿陈琳谏曰：「太后此诏，必是十常侍之谋，切不可去，去必有祸。」进曰：「太后诏我，有何祸事？」袁绍曰：「今谋已泄，事已露，将军尚欲入宫耶？」曹操曰：「先召十常侍出，然后可入。」进笑曰：「此小儿之见也，吾掌天下之权，十常侍敢待如何？」绍曰：「公必欲去，我等引甲士护从，以防不测。」于是袁绍、曹操各选精兵五百，命袁绍之弟袁术领之，袁术全身披挂，引兵布列青琐门外。绍与操带剑护送何进至长乐宫前。黄门传懿旨云：「太后特宣大将军，余人不许辄入。」将袁绍、曹操等都阻

住宫门外。何进昂然直入。至嘉德殿门，张让、段珪迎出，左右围住。进大惊。让厉声责进曰：『董后何罪，妄以鸩死？国母丧葬，托疾不出！汝本屠沽小辈，我等荐之天子，以致荣贵；不思报效，欲相谋害！汝言我等甚浊，其清者是谁？』进慌急，欲寻出路，宫门尽闭。伏甲齐出，将何进砍为两段。后人有时叹之曰：

汉室倾危天数终，无谋何进作三公。

几番不听忠臣谏，难免宫中受剑锋。

让等既杀何进，袁绍久不见进出，乃于宫门外大叫曰：『请将军上车！』让等将何进首级从墙上掷出，宣谕曰：『何进谋反，已伏诛矣！其余胁从，尽皆赦宥。』袁绍厉声大叫：『阹官谋杀大臣！诛恶党者前来助战！』何进部将吴匡便于青琐门外放起火来。袁术引兵突入宫廷，但见阹官，不论大小尽皆杀之。袁绍、曹操斩关入内。赵忠、程旷、夏惲、郭胜四个被赶至翠花楼前，刳为肉泥。宫中火焰冲天。张让、段珪、曹节、侯览将太后及太子并陈留王劫去内省，从后道走北宫。时卢植弃官未去，见宫中事变，擐甲持戈，立于阁下。遥见段珪拥逼何后过来，植大呼曰：『段珪逆贼，安敢劫太后！』段珪回身便走。太后从窗中跳出，植急救得免。吴匡杀入内庭，见何苗亦提剑出。匡大呼曰：『何苗同谋害兄，当共杀之！』众人俱

曰：『愿斩谋兄之贼！』苗欲走，四面围定，砍为齏粉。绍复令军士分头来杀十常侍家属，不分大小，尽皆诛绝，多有无须者误被杀死。曹操一面救灭宫中之火，请何太后权摄大事，遣兵追袭张让等，寻觅少帝。

且说张让、段珪劫拥少帝及陈留王，冒烟突火，连夜奔走。至北邙山，约二更进分，后面喊声大举，人马赶至。当前河南中部掾吏闵贡，大呼：『逆贼休走！』张让见事急，遂投河而死。帝与陈留王未知虚实，不敢高声，伏于河边乱草之内。军马四散去赶，不知帝之所在。帝与王伏至四更，露水又下，腹中饥馁，相挤而哭；又怕人知觉，吞声草莽之中。陈留王曰：『此间不可久恋，须别寻活路。』于是二人以衣相结，爬上岸边。满地荆棘，黑暗之中，不见行路。正无奈何，忽有流萤千百成群，光芒照耀，只在帝前飞转。陈留王曰：『此天助我兄弟也！』遂随萤光而行，渐渐见路。行至五更，足痛不能行，山冈边见一草堆，帝与王卧于草畔。草堆前面是一所庄院。庄主是夜梦两红日坠于庄后，惊觉，披衣出户，四下观望，见庄后草堆上红光冲天，慌忙往视，却是二人卧于草堆之畔。庄主问曰：『二少年谁家之子？』帝不敢应。陈留王指帝曰：『此是当今皇帝，遭十常侍之乱，逃难到此。吾乃皇弟陈留王也。』庄主大惊，再拜曰：『臣先朝司徒崔烈之弟崔毅也。因见十常侍